

历史故事丛书



# 巴尔扎克的故事

LISHIXIAOUSHICONGSHU

山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小故事丛书

# 巴尔扎克的故事

康平思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人民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历史小故事丛书》中的一种。作者依据可靠的史料，用讲故事的形式，生动地叙述了巴尔扎克一生中几个有趣的故事。童年，他天真顽皮；青年，他刻苦学习；成年，他勤奋创作。他面向现实生活，写了九十多部小说，成为法国一位著名的作家。

历史小故事丛书

### 巴尔扎克的故事

康 平 恩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2.625印张 87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书号 R10099·1501 定价 0.20 元

## 目 录

|              |    |
|--------------|----|
| 巴尔扎克的诞生····· | 1  |
| 天真顽皮的童年····· | 4  |
| 自己选择的道路····· | 11 |
| 奇怪的合同·····   | 18 |
| 欠债的秘密·····   | 28 |
| 真正的生活·····   | 36 |
| 勤奋的创作精神····· | 42 |
| 《人间喜剧》·····  | 48 |
| 倔强的性格·····   | 53 |
| 不成功的戏剧家····· | 58 |
| 婚姻和终结·····   | 66 |

## 巴尔扎克的诞生

在法国的格朗独立省泰恩县，有一个名叫诺加伊里安的小村子。在这个小村子里的贫苦农民中间，有一家农民就是巴尔扎克一家。他的祖母生了十一个孩子，头大的名叫伯纳·弗兰苏，他就是巴尔扎克的父亲。

当老的哪个不疼爱自己的儿女？眼看伯纳·弗兰苏一天天的长大了，老人想，当一辈子庄稼人有啥出息？总得给孩子找条比自己强的出路，将来使他的生活过得比现在好些。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教士，因为当了教士将来还可以当神甫，当了神甫就可以不用种地了。于是他就请求当地的神甫教儿子读书、认字、并学点拉丁文。

几年以后，伯纳·弗兰苏长大了。他和其他许多年青人一样，脑袋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幻想将来出人头地干一番大事业，由于这样，他当然不安心做一个俯首帖耳、假装斯文的神甫。于是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寻找自己的出路。他到处流浪，有时给别人打短工，有时也给人家干点杂活。以后又盲目地

来到了法国最大的城市巴黎。

十八世纪末叶法国的大革命，使法国的状况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伯纳·弗兰苏这个两手空空的下佬，在这场空前的激流和旋风中彻底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社会地位，居然在巴黎的“革命市参议会”上得到了一个席位。由于职务的关系，后来他曾到战时供应处和军需处工作。几年以后伯纳·弗兰苏居然少有积蓄，日子混得不错。他考虑军需处的工作虽有实惠，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凭借他日常的联络，他离开了军需处，到了巴黎的“杜麦尔·丹尼耶银行”，当了这家银行的主任秘书。

伯纳·弗兰苏离开家乡已经三十年了。他从一个赤手空拳的流浪汉爬上了银行家的台阶。这时他正好五十一岁。

五十一岁的伯纳·弗兰苏仍然体形魁伟，风度潇洒，仪表动人，平时谈笑风生，特别健谈。在这些谈话里，往往夹着夸大其词的吹牛。虽然他年过半百，却看上了银行家萨朗比耶十九岁的小姐——罗拉。以后，就向她求婚。罗拉十九岁，两人相差三十二岁。但是，这桩年龄悬殊的婚事，居然得到了银行家的同意，不但结了婚，而且还得到了一笔陪嫁。后来伯纳·弗兰苏辞去了在银行的职务，重新回到军需处工

作。1797年，军需处任命伯纳·弗兰苏为杜尔市二十二师军粮供应处主任，于是他就带着年轻的妻子离开了巴黎，到了杜尔市。此后伯纳·弗兰苏一家在杜尔市一直住了十四年，1804年他还做过杜尔市的第二副市长。

1799年，也就是伯纳·弗兰苏和罗拉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当时杜尔市的出生档案记录如下：

本日，法兰西共和国七年，旧历九月  
(牧月)初二日，住在本城意大利军街的市  
民，伯纳·弗兰苏·巴尔扎克来此报告，他  
家于本日十一时生了一个男孩。所承受的姓  
名为：奥雷诺·巴尔扎克。

主管出生、死亡、婚嫁的负责人：

彼得·约克·都威耶

这个男孩就是伟大的法国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奥雷诺·德·巴尔扎克。

## 天真顽皮的童年

夜是多么黑，又是多么长啊！八岁的巴尔扎克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悄悄地睁开了眼睛，宽阔的屋子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只有同学们的鼾声和外面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他感到孤独和害怕，他想叫喊，但又不敢喊，因为他今天亲眼看到有一个同学哭着叫妈妈，被“老师”用皮带狠狠地抽了一顿。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和妈妈把他送到这个鬼地方来上学。他舍不得离开抚养他八年的乳母，乳母多好啊，每天给他讲故事，晚上嘴里轻轻地哼着歌儿，慢慢地拍着他哄他一起睡觉。今天亲爱的乳母不在他的身旁。他第一次睡在这黑洞洞的陌生的大屋子里头，在这屋子的角落里好象藏着好多可怕的东西，它们张着嘴要咬他，要吃他，他害怕，满脑袋的汗，他惊恐地坐了起来。又躺在床上用被子包起了头，偷偷地哭了起来……

这一天是1807年6月20日。就在这天，巴尔扎克的父母，把八岁的巴尔扎克，送到离家很远的旺多姆

教会学校来上学。这个教会学校，在旺多姆市的中心，周围是高高的围墙和高大的楼房。一向以严厉著称的教会学校，它那森严的校规和数不清的戒律，摧残、压抑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没有假日，没有休息，给什么就得吃什么，给什么就得穿什么，不许随便讲话，不许哭，不许笑，不许……，违反规定轻者罚站、挨揍，重者用宽皮带抽……就连家长平常也不许来看望他们的孩子。

冬天北风呼啸，屋子里冷得要命，但学校不多给衣服穿。孩子们没有手套、棉鞋。巴尔扎克的手指冻肿了，脚冻裂了，寒风吹透了他那薄薄的小被子，他蜷曲着身子，抱着自己的大腿熬着可怕的冬天。家长交给学校的学费、饭费、书费、衣服费，大部分都被那些“上帝的仆人”拿走了。（教士们自称上帝的仆人）。

胖胖的、红脸蛋、长着明亮聪明的眼睛的巴尔扎克就在这个可怕的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愚笨的教士就是“老师”，他们整天地唠唠叨叨地念着：“上帝是万能的，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是罪人……”别看这些“老师”教学外行，但打人、关禁闭、折磨这些上帝的“小罪人”却非常内行。

想念亲人，整天的挨打、受气，吃不饱，穿不暖，巴尔扎克的学习自然不会好，特别是生字和拉丁

文最差。学校把学生分为优、良、中、劣四个班，他当然被编在劣等班里。“老师”们认为他是个笨蛋、小懒鬼。正是这些“老师”却没有发现巴尔扎克这个“笨蛋”对一切事物，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超人的理解力。巴尔扎克根本不去听教士们那些喋喋不休的废话，也无心去看书本上那几个简单的生字，他的身体虽然在教室里，但他的思想却早已经挣脱了这监狱般的禁锢，自由地飞翔在无垠（yīn 银）的蓝天。他闭目深思，向往着绿色的草地，清清的小河，苍翠的森林。他的心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自由地漫游。

后来，学生可以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借书了，巴尔扎克就把自己整个的身心全部投入到他喜爱的书中去了，他一本接一本地看书，如饥似渴地贪婪（lán 兰）地读着他能弄到的每一本书。他特别喜欢战斗的故事，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激烈的战场，战鼓咚咚，号角长鸣，士兵们呐喊冲锋……他整天地沉浸在书中。就这样，巴尔扎克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个是空虚的躯体在教室里呆坐，一个是幻想的翅膀在大地上空任意飞翔。

在学校的优等班里有一个文学社，每年都要从学生中选一篇优秀的作文。巴尔扎克写了一首不拘形式的诗歌参加比赛，当然不会被选上。可是自此以后同学

们给他起了一个“诗人”的外号。不久，巴尔扎克又写了一篇《论人生意志》的论文，小小的心灵，激动的感情，他把自己内心的话都写在文章中。他写了一页又一页，把写完的稿子收到身边的一个小盒子里，有一天不巧被一个“老师”看见了。

“哈哈！你这个笨蛋，调皮鬼，我说你的成绩怎么这样的坏呢，原来你净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功课都荒废了，拿来！”

“老师，这是我写的文章。”

“什么文章，就凭你还会写文章？”“老师”一把将稿子抢过来，顺手撕了个粉碎。

“去！到墙根下站着去！看你今后还敢不好好地学习。”

巴尔扎克最早的两篇作品，就这样报销了。

远离亲人的痛苦，监狱似的生活，使得巴尔扎克生病了，他夜里经常发出吓人的呼喊和惊叫，半夜有时醒来，只知道痴(chī吃)呆呆地坐着发怔(zhēng怔)。见到这种情形，学校只好把他的父母从杜尔市叫来。巴尔扎克这种既可怜又可怕的模样，使双亲大惊失色。就连平时不喜欢他，对他特别严厉的母亲也十分难受。她把他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安慰说：“好孩子，别这样，妈妈带你回家去，再也不把你送到这里来了。”



1813年8月22日巴尔扎克的父母带着他离开了旺多姆教会学校，回到了杜尔市，他在这个学校里共生活了七年。

回家后他跟着妈妈到乡下休息，他的身心溶化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在河边的树荫下，在小河旁和弟弟妹妹任意地玩耍，他第一次得到了家庭的温暖，这样过了一些日子，他又变成一个愉快、健康、活泼的孩子了。

身体恢复后没有多少日子，父母又把他送到杜尔市中学上学。

1814年底，巴尔扎克的父亲被任命为巴黎第一师的军需官。巴尔扎克一家自杜尔市搬到了巴黎，住在马来区庙堂街。巴尔扎克在巴黎转了几个学校，学习成绩仍然不好，最后凑凑合合地中学毕业了。毕业后干什么去？引起了全家的担忧。有一次妈妈望着巴尔扎克的背影，叹息地说：“唉！我算完了，我怎么生下这么一个儿子？真是个废物，将来他能干什么呢？”

1816年11月4日巴尔扎克兴冲冲地走到妈妈面前：

“妈妈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考上了巴黎法科学校！”

“唉呀！天哪！这是真的吗？”

“真的，是真的，您看这录取通知书。”

“啊！我的好儿子，我做梦也没想到你能进法科学校。”妈妈睁大眼睛大声地说。

“有出息，有出息，学法律是一门有前途的职业。”父亲在一旁高兴地说。

“是啊！毕业后可以当律师，又可做法官，多受人尊敬，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妈妈一面说一面使劲地搓着双手。

## 自己选择的道路

落日的余辉映照在静静的赛纳河上，在河畔的绿树丛中摆着一个挨着一个的旧书摊。这里，人们时常看到一个身材不高，宽肩膀的小伙子在这里看书，这就是巴尔扎克。每当课后他把全部的时间都消磨在书摊上了。他搜寻到自己喜爱的书籍后，回家就一头扎进自己的屋子里一本接一本地仔细阅读。书中给他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总是好人打败坏人，善良战胜邪恶，诚实战胜虚伪，读过这些书以后，回头再看看身旁的现实，巴尔扎克深深地感到：“世界是恶劣的、可怕的，只有书才是美好的。”

可是巴尔扎克的母亲却认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应当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挣钱。原来巴尔扎克的母亲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少有钱财的家庭。她的父亲原来开一座小小的铁工厂，靠着省吃俭用才攒起一点家当，直到后来成为巴黎的银行家。这种自私自利发家致富的本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她的身上表现得也就越来越明显了。在她眼里，孩子永远不能多花一分钱，随便乱



花钱简直是一种罪过，要是能赚钱而不去赚，那真比丢了东西还难受。既然巴尔扎克是大学生了，于是母亲就吩咐他：

“今后你应该找个挣钱的道儿了，你是大学生，和小孩子不一样了，白天去听几堂课，晚上再看看书就行了。剩下的时间找个事儿，多少还能赚几个钱儿。”

于是巴尔扎克每天下学后，就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文书。两年后巴尔扎克又被介绍到一个名叫巴赛的公证人那里去当助手。

在法科学校巴尔扎克学的是各种各样的法律。一条条冠冕堂皇的法律保护着私人占有的一切。而有钱的人却利用法律合理地掠夺别人的财产。律师事务所则更为明显，律师的业务就是维护他们每一位雇主的利益。谁请他，谁给他钱，律师就为谁效力。神圣的法律，庄严的法庭，使有的人大发横财，使有的人破产而寻死。这些冷酷的现实使巴尔扎克进一步认识到人类的另一副嘴脸。在巴尔扎克年青而有正义感的心灵上打下了永不消失的印记，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油然而生：

“这就是法国的社会？这就是‘自由’的法兰西？我要把这不能见人的东西记录下来。”

1819年4月10日，巴尔扎克终于从法科学校毕业